

往事如昨

那年年关， 县长敲响了我家的门

林春富/口述 刘甲凡/整理

我父亲去世好多年了，他活着的时候，每逢年关，无一例外，都要寻个话茬对孩子们念叨念叨姜洪保县长来我家那件事。

我父亲叫林洪璞，是我们村唯一一位参加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。他在部队里前后参加大小战斗26次，多次荣立战功，获得的军功章有十几枚。1954年，他复员还乡，之后就一直在村里参加农业生产。由于小时候家里穷，他没上过一天学，一个大字不识，在村里也没有担任过任何职务，就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子。

1960年秋天，我们村的大食堂停办了，每个人只分得了50斤地瓜，再没有一丁点其它的粮食和副食品。“三年自然灾害”中最艰难的阶段开始了。

到了腊月廿三，这本是传统中的小年（祭灶日），是筹备年货的日子，可我们家不但没有多少吃的下锅，而且母亲手里一分钱也没有。看着我们姐弟四人面黄肌瘦、可怜巴巴的样子，父亲和母亲都落泪了。他们两个嘀咕了一阵子，母亲把衣柜打开了，从抽屉最里边拿出一个布包，“哗啦啦”一下子把里面的东西倒在炕上，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十几枚父亲从部队带回来的奖章。

这些奖章我们都熟悉，父亲曾逐个为我们讲过其来历，其中说得最多的是那枚“渡江胜利纪念章”。父亲说，他当时在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，1949年4月20日拂晓，部队在安徽芜湖开始渡江。他们乘坐的小木船刚到江心，就被一排炮弹掀翻了，船上的19个人全部落入水中。在冰冷的江水中，父亲拼尽全力往对岸游。就在精疲力尽的危急关头，从上游漂过来一块破碎的船板，他拼命向前游抓住了这块船板，才保住了性命。等他游到了长江对岸找到部队时，同班的战友有五六个人都不见了。

父亲找来一方小手帕平放在炕上，把那些军功章一枚一枚仔细地放上去，又结结实实地系成一个小包，装进了大棉袄贴身的布兜里，用手使劲地捂一捂，拉开门走了出去。

我们问母亲，父亲这是要去干什么？这一问，母亲的眼泪又“哗哗”地流了下来。她哽咽着告诉我们，过年了要买一点东西，可是家里连一分钱也拿不出来，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以卖钱。据说父亲这些奖章含金量很高，到银行看看能不能换回一点钱，也好把这个年对付过去。我们心里都清楚，这些奖章都是父亲冒着枪林弹雨、九死一生用命换来的，平时他从来不让我们随便碰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他是不能走这一步的。

我们都眼巴巴地盼着父亲早点回家，能买回点东西让我们填饱“咕咕”叫的肚子。过了晌午，父亲空着手、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了。他告诉母亲，银行的工作人员看他拿着这么多奖章来卖，都惊呆了，连忙把行长叫了出来。行长把我父亲带到办公室，详细询问他要卖奖章的原因。行长听后深表同情，留下了我父亲的姓名和地址，表示要把此事汇报给上级，但奖章他们绝对不能收购。最后，行长自掏饭票，到伙房打了点饭让我父亲吃了，就让他回来了。

第二天天刚亮，我们还都蜷缩在被窝里躺着，外面突然传来了“砰砰”的敲门声。父亲急忙披着衣服去开门。门一打开，看到门外站着一个瘦高个的中年人，浑身上下落满了雪花，嘴里哈出的气把眉毛都冻成了一道细细的冰凌。没等我父亲开口，来人就自我介绍说他叫姜洪保，是

牟平县政府的负责人。昨天听了银行负责人的汇报，县政府责成他登门探望一下对革命有贡献的老兵。

进屋后，他看到了我家的贫困境况，握着我父亲的手，一连说了好几个“对不起”。最后，他告诉我父亲，因为这次全国受灾的范围太大，国家实在拿不出太多的钱物进行救济。不过，牟平县政府正在积极想办法，采取相应措施让大家渡过难关。

临走前，姜洪保从衣兜里掏出20元钱放在我父亲手里，说这是他自己的工资，算是一点心意吧。我父亲一听是他个人的工资，说什么也不收。两个人一直推让到大门口，姜洪保把那20元钱扔进大门里，一转身骑上自行车就走了。父亲用颤抖的手捡起钱，眼泪“哗哗”地流了下来。

当天早饭后，父亲到村支书那里打听后才得知，这个叫姜洪保的人是牟平县委副书记兼县长。他是乳山人，1939年就参加了革命，是出了名的亲民好干部。冯德英写小说《苦菜花》时，好多材料都是他亲自提供的。

到了腊月廿八，牟平县政府优抚革命军人的春节物资就发了下来。父亲兴高采烈，嘴里一个劲地念叨，政府没忘记我们，姜县长真是咱老百姓的好干部。

1961年一开春，政府调整了农村政策，部分土地下放、包产到户，每户庄稼人都分得了一块属于自家的土地，大伙儿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。再加上这一年风调雨顺，地里的庄稼大丰收，老百姓一下子都吃饱饭了。

到了“霜降”的前几天，我们一家人正在忙着往家里搬地瓜、晒地瓜干，谁也没有想到，姜县长和城关公社的两名干部又来到我家，说是来看看老百姓的收成怎么样。我父亲指着屋里屋外成堆的地瓜，告诉姜县长，村里家家户户的粮食都有富余。姜县长高兴地说：“我这个当县长的总算可以把悬着的心放到肚子里了。”

说话间到了1966年，姜洪保县长被安排到高陵公社一个村子接受劳动改造。我父亲知道这个消息后，心里难受得好几天吃不下、睡不好。胶东老农民的感情是最纯真、最善良、最朴实的，我父亲思考再三，就带了一点炒花生和熟地瓜干，走了30多里的山路去探望落难中的姜县长。

那个村的人听说居然有人前来探望“走资派”，就把我父亲带到“革命委员会”审查。没想到，我父亲这个平时老实巴交的老农民，这天还真多了个心眼，临走时把那一包奖章揣在怀里。在他们村办公室，父亲把奖章掏出来放在桌子上，原原本本地对他们讲了自己和姜县长之间那段特殊交情。他们听后，立马改变了态度，让我父亲见到了住在生产队饲养院的姜县长。两人一见面，一句话没说，两双粗糙的大手就紧紧地握在了一起。

到了分手的时候，姜县长摘下自己佩戴的“为人民服务”条形章，亲手戴在我父亲的胸口上。

过了些日子，父亲高兴地告诉我们，姜县长“站起来了”，被安排到威海市担任市委常委兼生产部的负责人。打那时开始，我父亲再没见到姜县长。可每逢年关，父亲总要找个话茬说道说道这件事。说的年头多了，孩子们都记得清清楚楚，他每次都会用这样一句话做结束语——姜县长他们都是共产党的好干部，是好人。

怀故人

饲养员荣二伯伯

叶展韵

上世纪70年代中期，那时我还小，农村是大集体。我们村里一共分为4个生产队，每个生产队都建有一个饲养院饲养牲口，配备一名饲养员。我们家属于第三生产队，我们队的饲养员是荣二伯伯。

那时我七八岁，还没上学，我们“一把连”（指年岁相仿）的孩子十几个。秋天，村妇把生产队的花生摘下，把花生蔓送到饲养院垛起来留着喂牲口。每年的花生蔓能堆几个大垛，像房子那样高高的。花生蔓上难免会有“漏网之鱼”，或者还有一些秕花生，找这类花生吃，是我们这群孩子最大的乐趣。

荣二伯伯个子高高的，古铜色的脸庞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，像一张破旧的渔网。他身材魁梧，犹如铁塔一般，嘴里一天到晚不离旱烟袋。荣二妈妈去世得早，荣二伯伯没有再娶，一个人拉扯着孩子过日子。他把一张长柄三叉镢叉在花生垛上，那是他扯花生蔓喂牲口时用的。他总是一顺一顺地往下扯，像刀切豆腐一样整齐。我们趁他不在场的时候，偷偷地用三叉镢东扯一些西扯一些，荣二伯伯一看到我们把花生垛搞得乱七八糟的，就会生气，大老远就大吼道：“你们这些小兔崽子，看我抓住了你们，黑夜不把你们绑在马桩上！”马桩就是拴马桩，拴马桩都是固定立在喂牲口的大石槽子旁边。

只要是荣二伯伯一吼，我们这群孩子就作鸟兽散，边跑边回头喊：“大马荣！大马荣！”这个“大马荣”是骂人的话，相当于“大马猴”一样。荣二伯伯边撵我们边装着恶狠狠的样子吼道：“小兔崽子，等我抓住你们再说！”但是每一次都是以我们跑得无影无踪而告终。我们都害怕被他捉到绑在拴马桩上夜里和牲口做伴，但是我发现荣二伯伯每次都是“雷声大雨点小”。

有一次，我们正趴在花生垛上拣花生吃，荣二伯伯来了，我们撒腿就跑，可是邻家脚跛的秀艳妹妹没来得及跑掉，被荣二伯伯捉到了。怎么办？我们几个孩子迅速凑到一起商量对策，无论如何也要把秀艳妹妹救出来。我们悄悄地绕到饲养院的后窗，看到秀艳妹妹正坐在炕沿上吃花生饼。顿时，我们也都觉得饥肠辘辘，也不管有什么危险了，纷纷跑进了饲养院，问荣二伯伯要花生饼吃。荣二伯伯抚摸着我们的头，和蔼地问道：“再骂人不骂人了？”我们纷纷点头保证说：“不骂了。”荣二伯伯笑着说：“这还差不多。”只见他从花生饼垛上搬起一片圆圆的花生饼，操起斧头，三下五除二就把花生饼敲碎了，给我们每人一块。香喷喷的花生饼，温暖着我们的心。我们高兴极了。荣二伯伯看我们吃得津津有味，嘴里不停地吐着圆圆的烟圈，脸上的皱纹也舒展开了，露出了开心的笑容。

转过年，麦季过后，我们这群孩子上了一年级。到了秋天，我们去帮助生产队秋收花生。我们小学生3个人一组，生产队安排一个社员，驾着牛、马或骡子，拉着犁在前面耕起花生，我们就在后面把耕起的花生拾起来，把泥土拍掉，然后堆成堆，晒干后运回场院。晚饭后，我们到饲养院记工分。饲养院也是生产队的队部，每天晚上都聚满了人。有一次，荣二伯伯对我们几个小学生说：“你们怎么不来拣秕花生吃了？”我们几个都很羞愧。这时，带领我们干活的一位叔叔替我们解围道：“还能老长不大呀？”荣二伯伯笑了，在场的人笑了，我们也笑了。

后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，队里所有的财产都要进行拍卖，当然也包括荣二伯伯喂养的牛、马、驴、骡子等牲口。当时队里有一头小毛驴，全身灰灰的毛色，它的一条腿瘸了，不能干活了。有人主张杀掉分肉吃，荣二伯伯坚决不同意。他黑着脸，脸拉得老长，像谁欠他二百吊似的。他把那头瘸毛驴买了下来，牵回家精心饲养着。有时候他还会和小毛驴絮絮叨叨地说着话，仿佛小毛驴能听懂他的话一样。人们都说他傻，一头瘸腿的毛驴不值得养，但是荣二伯伯嘴里含着旱烟袋，声音沙哑地说：“它也是一条命啊！”几年后，瘸腿的小毛驴老死了，荣二伯伯和孩子们一起把它埋在自家地里的一棵果树下。真是没有想到，五大三粗的荣二伯伯也会有柔情似水的一面。

如今，荣二伯伯已故去多年了，但是旧时光中那些与荣二伯伯交织的过往，仍会像一幅幅图画时不时地闪现在我的脑海里，令我挥之不去。